

# 九鼎·泗水取鼎

漢畫像石「泗水取鼎」故事考實

／王寧

「泗水取鼎」是漢畫像石中最廣泛的歷史故事題材，關於其內容，最早見於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

「始皇還，過彭城，齋戒禱祠，欲出周鼎泗水，使千人沒水求之，弗得。」

《水經注·泗水》中記述甚詳而切：

「周顯王四十二年，九鼎淪沒泗淵，秦始皇時，而鼎見於斯水，始皇自以德合三代，大喜，使數千人沒水求之，不得，所謂『鼎伏』也；亦云繫而行之，未出，龍齒齧斷其繫，故語曰：『爾樂大早，絕鼎繫』，當是孟浪之傳耳。」

漢畫像石中的圖像都是作「繫而行之，未出，龍齒齧斷其繫」的畫面（說詳下）。而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

「（秦昭王五十二年）周民東亡，其器九鼎入秦。」《正義》：「禹貢金九牧，鑄鼎於荆山之下，各象九州之物，故言九鼎。歷殷至周赧王（五）十九年，秦昭王取九鼎，其一飛入泗水，餘八入於秦中。」

據此，則知淪沒泗水的「九鼎」實際是「九鼎之一」而非全部，但二者仍有抵牾，《水經注》說是周顯王四十二年（前三一七年）九鼎就淪沒泗淵，而《史記正義》則認為是秦昭王取九鼎入秦時其中一隻「飛」入了泗水。正因為這些傳聞不同，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這個故事不可信。如信立祥就認為「《史記》所說疑點頗多，九鼎從洛邑運往咸陽，不會經過彭城，秦始皇在彭城撈鼎純屬子虛烏有之說。可見西漢早期對此事已有諸多訛傳。」（註一）實際上，早在宋代的洪邁就表示過懷疑，他說：

「夏禹鑄九鼎，唯見於《左傳》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，其後《史記》乃有鼎震及淪入於泗水之說。且以秦之強暴，視衰周如几上肉，何所畏而不取？周亦何辭以卻？赧王之亡，盡以寶器入秦，而獨遺此，以神器如是之重，決無淪沒之理。泗水不在周境內，使何人般（搬）舁而往，寧無一人知之以告始皇邪？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，蓋亦為傳聞所

誤。《三禮》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，獨未嘗一及之。《詩》、《易》所書，固亦可考，以予揣之，未必有是物也。」（註二）

他不僅懷疑九鼎淪沒泗淵之說，甚至連九鼎是否存在都持懷疑態度。筆者認為對於這些問題實有必要予以辨析澄清。

### 一、九鼎之鑄造時代

關於九鼎，先秦諸多文獻中都有記載，當是確有其物，此不容懷疑。文獻中一般稱「九鼎」為「周鼎」，實際上並非是周人鑄的，《逸周書·克殷解》說周武王克殷後，「乃命南宮百達、史佚遷九鼎、三巫」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作「命南宮適、史佚展九鼎、保（寶）玉。」《左傳·桓公二年》載臧哀伯曰：「武王克商，遷九鼎於雒」，可見，周人承認九鼎是從商人手裡奪來的，並非自鑄。

關於九鼎的鑄造時代，說之最早最詳的是《左傳·宣公三年》：

「楚子伐陸渾之戎，遂至於雒，觀兵於周疆，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。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。對曰：『在德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，遠方圖物，貢金九牧，鑄鼎象物，百物而為之備，使民知神奸。故民入川澤山林，不逢不若，螭魅魍魎，莫能逢之。用能協於上下，以承天休。桀有昏德，鼎遷於商，載祀六百；商紂暴虐，鼎遷於周，……成王定鼎於郊廓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』」

這就是說，周人認為九鼎是夏代鑄造的，但王孫滿沒說是夏代的哪位君主所鑄，杜預注認為是「禹之世」，因為漢代以後普遍認為是夏禹鑄了九鼎，如：

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：「禹收九牧之金，鑄九鼎，象九州，……夏德衰，鼎遷於殷，殷德衰，鼎遷於周。」

《說文》：「昔禹收九牧之金，鑄鼎荊山之下，入山林川澤，螭魅魍魎，莫能逢之，以承天休。」

《瑞應圖》：「禹治水，收天下美銅以為九鼎，象九州。」

《拾遺記》：「禹鑄九鼎，五者以應陽法，四者以象陰數。」

但是，禹之時夏王朝尚沒建立，禹之世不得稱「夏」，范文瀾早就指出禹與夏並無關係，真正建立夏朝的是啓（註三）。明顯的證據就是《山海經》，這本書正是夏代遺民的作品（註四），這本書裡稱啓為「夏后開」，稱桀為「夏桀」，甚至稱桀的臣子耕為「夏耕」，可獨於禹不稱「夏禹」，可見秦以前人們都認為禹是夏人的祖先，他不是夏朝的建立者，與夏朝是沒關係的，把「夏」與「禹」相聯繫是秦漢時代的事了，所以王孫滿說「夏之方有德也」的「夏」並非是禹之世。可是在禹子啓之時，九鼎確實已經有了。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輯《歸藏·鄭母經》曰：

「昔夏啓筮徙九鼎，啓果徙之。」

過去人們不相信這條文字，因為有許多人

認為《歸藏》是魏晉時代造的偽書，現在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又出土了《歸藏》，才知道它確係先秦的古書。因知夏后啓時九鼎已經存在了。由此說來，九鼎應當是啓所鑄。《墨子·耕柱》曰：

「昔者夏后開（啓）使蜚廉折金於山川，而陶鑄之於昆吾，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，曰：『鼎成三足而方，不炊而自烹，不舉而自藏，不遷而自行，以祭於昆吾之虛，上鄉（饗）！』乙有言兆之由曰：『饗矣！逢逢白雲，一南一北，一西一東。』九鼎既成，遷於三國：夏后氏失之，殷人受之；殷人失之，周人受之。夏后、殷、周之相受也，數百歲矣。」

這裡明確地說明九鼎是夏后開（啓）所鑄而非禹之功。如果把《墨子》的話與王孫滿的話對讀，就益知啓鑄九鼎說不謬。而且也說明當時所鑄的九鼎是四足的方鼎，大約是因為九鼎象九州，九州是大地的代指，而古人認為地是方的，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說：「背圓天，抱方州。」，所以鑄成方的。到了陳·虞荔作《鼎錄》時，就把上面提到的史傳綜合起來寫道：

「昔虞夏之時盛，遠方皆至，使九牧貢九金，鑄九鼎於荆山之下，於昆吾之墟、白若甘攬之地，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為之備，使人知神奸，不逢其害，以定其祥。鼎成三（當作三）而方，不炊而自沸，不舉而自

藏，不遷而自行。九鼎既成，定之國都。桀有亂德，鼎遷於殷，載祀六百；殷紂暴虐，鼎遷於周。成王定鼎於郊廓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及顯王，姬德大衰，鼎淪入泗水。秦始皇之初，見於彭城，大發徒出之，不能得焉。」

但現在不少學者認為夏鑄九鼎的說法不可信，王玉哲說：「宋以來所著錄的和一直到近年所出土的銅器頗多，至今還沒有一件能確定為夏器，因此，我們認為夏族可能尚未進入銅器時代（但並不排除有可能由同時的先商的商族傳入一些青銅器）。文獻傳說夏代鑄鼎於昆吾，又有夏代『貢金九牧，鑄鼎象物』等等記載，未必可信。」（註五）楊寬也說：「周朝王室確有九鼎作為代表天子權利的重器，只是不知什麼時候鑄造的。」（註六），也是不信九鼎為夏鑄的說法。而筆者的看法有異。

據「夏商周斷代工程」推定的夏代紀年，是西元前二〇七〇年—西元前一六〇〇年（註七），這相當於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（前二二〇〇—前一九〇〇）的後期和整個岳石文化（前一九〇〇—前一六〇〇）時代，據楊育彬考察，「龍山文化遺址中，發現有銅錐、銅容器殘片、銅鈴等銅器遺物或銅煉渣、坩堝殘片及孔雀石等與冶銅有關的遺存」（註八）。黃石林也認為「龍山時代已經開始鑄造和使用銅器，也可以說，已開始跨入銅器時代。」（註九），那麼，相當於岳石文化的夏代能熟練地

冶鑄青銅器就更沒問題了，所以張劍、孫新科認為：「夏代鑄銅工業經歷了一定的發展階段，已經達到相當熟練的水平。」（註十）因此，夏代確實已具備了鑄九鼎的技術和條件。

至今未發現夏銅器，筆者以為有許多原因，首先是夏代冶銅工業畢竟不如商、周的發達，冶煉的銅相對較少，鑄造的青銅器不多，即使是九鼎，也是夏后啓收集九州的金加上自己採煉的鑄成的，可見當時銅的難得——數量少是流傳稀少的重要原因。同時，商人滅夏之後，把一部分夏器變成了商器，把另一部分夏器改鑄了別的器物，這種習慣直到周代還是如此，周金文中常見「孚（俘）卬（厥）吉金用鑄某某寶尊彝」的話，就是得到了敵國的銅器為戰利品，又改鑄為別的器具。自夏亡至於周，六百餘載，歷時如此之長，夏器自然亡有子遺。九鼎是因爲是傳國之重器被保存了下來，也就是說，在周代，九鼎已是夏器的獨存者了。自周亡九鼎入秦之後，就再也不見九鼎的記載了，則九鼎又毀亡於秦。故至今沒有發現夏器亦非可怪之事，並不能以此否定夏代能鑄銅器之事也。

因此，筆者認爲，九鼎確實是夏后啓所鑄，古文獻所記是可信的，正因爲它鑄造甚古，傳徙三代，所以才會受到非常的重視。關於此事，自三代至秦漢諸史家並無疑義。今人不能憑臆測予以抹殺，就連疑古甚勇的顧頡剛也說：「九鼎是夏鑄的，商滅了夏搬到商，周滅了商搬到周，當時不過因爲它是寶物，所以

搬了來，並沒有多大的意味，但經過了長時間的保存，大家對它就有了傳統的觀念，以爲凡是興國都應取九鼎爲信物，正如後世的『傳國璽』一樣。」（註十一）這話是很中肯緊的。

## 二、九鼎淪泗考實

古今學者不信「九鼎淪泗」之說，主要是古文獻記載抵牾和不合情理，如九鼎淪泗的時間，《史記·封禪書》說「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」，據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，宋太丘社亡是在周顯王三十三年（前三三六年），《水經注》說是周顯王四十二年（前三二七），張守節《史記正義》則說是周赧王五十九年（前二五六）。還有九鼎淪泗的過程，張守節說是秦昭王取九鼎入秦時一鼎飛入泗水，這裡問題更大了，一是鼎不會飛，二是從洛邑往秦運鼎，根本不經過泗水，所以這些都引起了人們對此事的懷疑。筆者認爲，張守節之說十九不可信，只有「八鼎入秦」的話是可信的。而《水經注》說周顯王時就有一鼎淪沒於彭城的泗水裡是可信的，但年代不準確。

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載有司曰：

「禹收九牧之金，鑄九鼎，皆嘗觴烹上帝鬼神，遭聖則興，遷於夏商。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淪沒而不見。」

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記載：

「秦滅周，周之九鼎入於秦。或曰：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。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五六引《史記》則作：

「周末有九鼎徙秦氏，〔或〕曰：〔宋〕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。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兼天下。始皇二十八年，過彭城，齋戒禱祀，欲出周鼎，使千人沒水求之，不得。」

這裡可注意的是「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」的說法，關於這點記載，因為《史記》用的是「或曰」，好像是一種異聞，而且過於簡略，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它。可是經驗告訴我們，史書裡對秦漢前一些事件的記載，越是繁複複雜、記述精詳的越不可靠，越是簡單、好像是隨便說說的越真實的記錄。而且這裡有可怪的一事，就是九鼎淪泗與太丘社亡有何關係？如果沒有特殊的意義，為何《史記》特別要把二者並舉？依筆者愚見，九鼎淪泗與宋太丘社亡有極大關係，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滅國亡社之事乃常有，古書記載很少，但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獨於周顯王三十三年（前三三六年）記云：「宋太丘社亡。」可見這是當時的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，為何周人如此重視這件事？這裡肯定隱含著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，可惜古書無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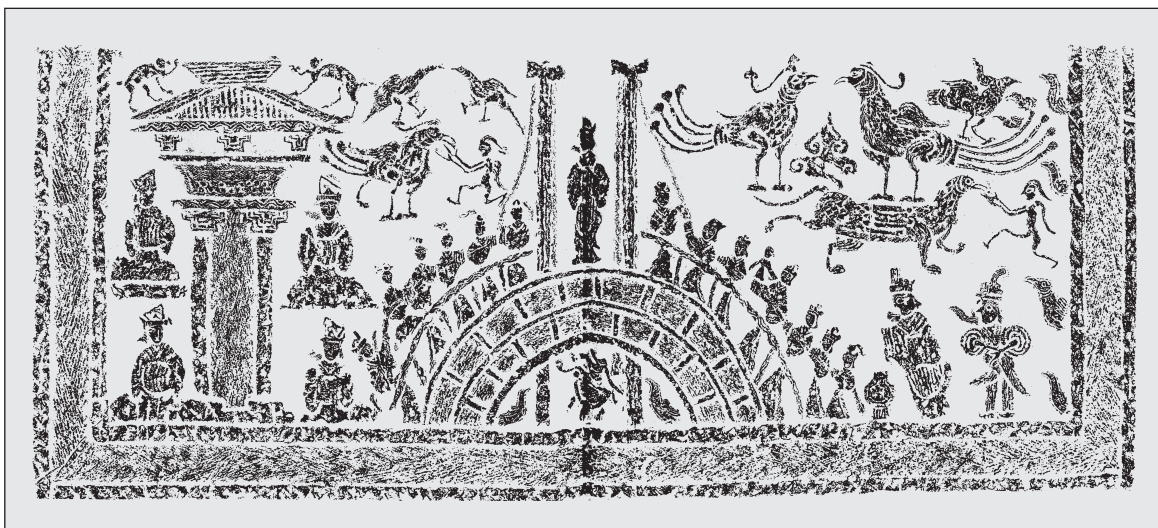
宋太丘社在何處，今已不可考，張守節在《史記正義》中說「宋社即亳社也，」恐是臆說，不可靠。推之，當是在彭城附近，這裡本來就是宋國的領土。太丘社受重視的原因，當是周武王滅商獲九鼎，後來周公誅武庚，殺管放蔡，爲了籠絡商遺民之心，「乃命微子開代

殷後，奉其先祀，……國於宋。」（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）後來成王定鼎於郊廓，並沒有把九鼎全弄去，而是留了一隻在宋，作爲分器。宋人把這只鼎放在太丘社中，與在郊廓王城的八鼎共稱爲九鼎，故不僅宋人以此爲國之重器，周人對太丘社也十分重視。這裡有一個旁證，就是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的《歸藏》之《鼎》卦說：

「昔者宋君卜封口而支（枚）占巫蒼，蒼占之曰：『吉。鼎之它它，鼎之焯焯，初有吝，後果述（遂）。』」

這是宋君初封之時卜卦，巫蒼以鼎爲斷，可見當時宋人確實有一隻很重要的鼎，是宋國國運和權力的象徵。這位宋君應當就是微子啓，這隻鼎就是九鼎之一。到了周顯王三十三年，宋太丘社亡，宋人不欲此鼎落入他國之手，倉促之下把它沈於彭城泗水中。故到了秦昭王徙九鼎入秦時，周之郊廓王城裡只有八鼎，另一鼎已在泗水中了——這便是「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」的主要內容，這是周王室權力衰弱、亡失國之重器九鼎的開始，是一件震驚全國的大事，所以周史官於此重重的記了一筆，這應當是一條可信的記載。只是《史記》說是在周顯王三十三年，而《水經注》說是在周顯王四十二年，二者相差了九年，此種歧義古書常見，不足怪。愚以爲《六國年表》的記載更可靠。

總之，筆者認爲「九鼎淪沒泗淵」是確有其事的，並非子虛烏有。



圖一 山東鄒城出土畫像石刻

### 三、泗水取鼎

既然九鼎淪沒泗淵之說確為事實，那麼秦始皇泗水取鼎便有了可靠的歷史背景，而且其事又見於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，應當也是確有的史實，而且受此事件的影響，漢文帝也曾搞過一回「求鼎」的活動，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言漢文帝十五年，方士新垣平言「周鼎亡在泗水中，今河溢通泗，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，意周鼎其出乎？兆見而不迎則不至」，於是，文帝使治廟汾陰南，臨河，欲祠出周鼎，但沒有成功。可見漢人對鼎沒泗水及始皇取鼎泗水的故事是深信不疑的。

秦始皇泗水取鼎是漢代廣為流傳的故事，就漢畫像石而言，凡出漢畫像石的地域，其內容裡幾乎都有泗水取鼎的內容，包括巴蜀一帶的畫像石。但是各自構圖不同，場面大小各異。比如山東鄒城出土的一塊畫像石（圖一），畫面構圖複雜，僅人物就有二十三個（包括兩個羽人），有鳥獸十七隻，畫面正中是一石拱橋，上立兩根木柱，二柱中間立一人，左有六人，右有八人引繩，橋拱中有二鳥，中間是一隻鼎，已被拉出水面，鼎中伸出一龍頭，龍頭旁是一截已經斷了的繩索，表現的就是「繫而行之，未出，龍齒齧斷其繫」的一瞬間。另一幅是山東嘉祥出土的一塊畫像石刻（圖二），也是一幅有一橋狀建築物，上立十人，似在指揮，下左右各有三人引繩，從水中提出一鼎，鼎中伸出一龍頭，咬住繩索，鼎下有人乘舟以長杆推鼎，旁邊還有人乘車馬並飾以鳥

獸。這兩幅圖結構宏大，內容豐富，圖畫中的人物和鳥獸均生動精美，特別是引鼎之人的姿勢，極具動感。也有畫面比較簡單的。比如出土嘉祥的另一塊畫像石（圖三），此石分三層，上層為盤古氏，中間為孔子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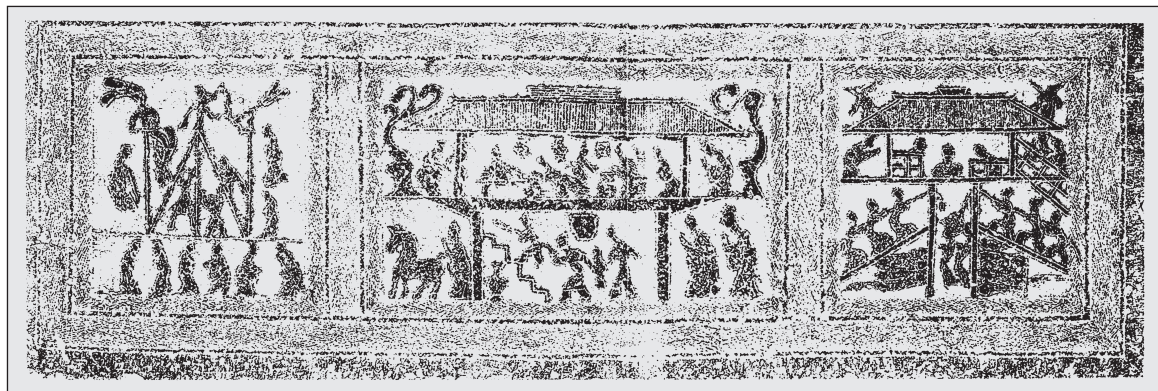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 山東嘉祥出土畫像石刻

老子，下面一層是泗水取鼎。此圖畫面較簡單，只有人物六個，有二人在岸上觀望指揮，岸下有一拱橋，橋上立二木柱，柱左右各有二人引繩繫鼎而出，鼎中伸出一龍頭咬向繩索，拱橋下尚有游魚兩條。出土於山東微山的一塊畫像石與此同類（圖四），此圖右端是泗水取鼎，畫面有十人，奇怪的是引鼎的六人中，左邊三人竟是女性，在水中托鼎的二人似乎也是女性，此最為奇特。四川江安一號石棺上的石刻「泗水取鼎」更為簡潔（圖五），在一塊石版上刻了兩個歷史故事，左邊是荊軻刺秦王，圖左中間為一柱，柱右平伸右臂者為荊軻，他擲出的匕首已貫穿了柱子，柱左揮長劍者為秦王。在此圖之右為「泗水取鼎」，只有一人以繩引鼎出水，一條蜿蜒的龍咬住繩索（此與其他圖中只作龍首者有別），龍尾後還有



圖三 山東嘉祥畫像石 上層盤古抱伏羲女媧；中層孔子見老子；下層泗水撈鼎。



圖四 山東微山「百戲」、「宴飲」、「泗河撈鼎」畫像石



圖五 四川江安一號石棺上「荆軻刺秦王」、「泗水取鼎」石刻

一魚。畫面雖然簡潔，但極為生動流暢。

這其中可注意的是，凡「泗水取鼎」畫像中的鼎皆為三足的圓鼎，可見漢代人認為九鼎是三足的圓鼎而非四足的方鼎，這是因為當時九鼎已毀，古記、古器失傳之故。更奇的是圖五中所畫的鼎，下面無足，而是一個底座，此種造型不像鼎，倒像一個盂。

註釋：

- 一、信立祥《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》文物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八月，二二〇頁。
- 二、宋·洪邁《容齋三筆》卷十三。
- 三、范文瀾《中國通史簡編》（修訂本）第一編，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八月，一〇四頁。
- 四、說詳王寧《海經》的作者及記述的地理與時代》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一九九七年第五期。
- 五、王玉哲《中華遠古史》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七月，一六三頁。
- 六、楊寬《西周史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，四七〇頁。
- 七、《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—二〇〇〇年階段成果報告·簡本》世界圖書出版公司二〇〇〇年十月，八十八頁。
- 八、楊育彬《關於夏文化的幾個問題》先秦史學會編《夏文化研究論集》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九月，十一頁。
- 九、黃石林《三論夏文化問題》《夏文化研究論集》二十五頁。
- 十、張劍、孫新科《試論夏代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》《夏文化研究論集》一四七頁。
- 十一、王煦華編《顧頡剛選集》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，一〇五頁。